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戒子通録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監生臣范翔集

戒子通錄卷七

宋 劉清之 撰

辨志錄 呂太史祖謙字伯恭東萊人淳熙著作郎集録辨志以訓子延孫弟祖儉祖烈等 按此條原本在母訓女戒之後今移于前

幼學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人也學之雖未至亦可以為賢人今之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為言温

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始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曰我為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者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

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書曰不學墻面孔子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言人不可以不學也揚子曰吾焉開明哉言學聖賢然後心開而意明也陳瑩中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

酬酢事變下同

字者朋友之職甞見前輩先進不呼後進字後進固不敢呼先進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來先進始有字後進者又覩前輩凡父行父執受拜

不跪　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塗説强事飾辭呼徵質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下揚都要云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昏則燕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轉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文翰時復失所顔氏家訓

愚雖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酬酢事變

温公幼時患記問不若人羣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

獨下帷絶編追能背諷乃止用力多者其所誦乃終身不忘矣　李翺寄從弟正辭書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有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秖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文集　王罷性儉率嘗有臺使至罷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罷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餓命左

右徹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北史　春秋以後先王之澤漸遠然善言相傳猶有存者學者得其言猶可詳思而致力也如伍子胥為人剛戾忍詬能成大事趙襄子言君所以能致無恤為能忍詬也莊子稱伊尹强力忍詬亦是舍人雜録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曰衣冠所以為容望也稱禮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適口斯善也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

緑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司馬集　吳孝妻
謝氏子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
笞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昌笞之若是夫人曰
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而妻之今獨産一子使
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涕不食賀由
是恐懼謹默　發人私書拆人信物深為不德甚者遂
至結為仇怨余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卑幼者未嘗輒
留必為附至及人託於某處問訊干求若事非順理而

已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面卻之若已諾之矣則必須達所欲言至於聽與不聽則在其人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並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足下可觀方可一看若書中說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　凡入人家切不可於几案上及書攀等內翫看人家書簡及記事策子錢穀文歷若人將

文字令看切不可於背後覷皆無德之一端也　凡借人書冊器用茍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已物看用才畢即便歸還切不可以借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已物多不顧惜借人物豈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　又飲食蒸餅去皮饅頭去蔕肉去脂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無知而已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　凡與人同坐夏則已

擇涼處冬則已擇暖處及與人共食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范益謙自戒

呂正獻公會諸壻于東園時韓師朴王正國新登第皆惠穆壻也中休鄰圃閑坐正國唱自作小詞甚多景純問師朴曰師朴莫亦有不正色曰豈有此事家塾廣記

讀書不輟甚書不讀了萬一都廢且自今重新勤下十分工夫不可因循隱忍甘心作庸人過一生也最是行義一事不可放過正心修身念念須學前輩久久之間自然相應矣舍人書

萬事真實有命

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上蔡語録

問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法要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為不合有已得人

道好於我何加因說孟子說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舉皆是有箇夸心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努脉皆爲有己同上　劉道原之子羲仲本佳近亦變壞揚子雲稱言心聲書心畫羲仲每有書來呼兒輩譯之數四有不能識者字小而闇弱亦其心術之不

明類此安世每於書畫之間得其人之太半元城語 李

習之答朱載言書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於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

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李文公集

劉器之嘗論至誠之道凡事據實而言才涉詐偽後來忘了前話便是脫空據實而言十年二十年後說事異同賢便不說劉安世元來是脫空漢元城語

步騭與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内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

所耻三國志

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畯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畯亡於官舍死無所歸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唅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南史

孔戡於為義若嗜欲不顧前後於利與禄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韓文

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禄之器耶楊子沉静應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隣投頴水賓王被誅烱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唐書下同

閻立

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立本之跡也時人稱妙太宗與侍臣學士汎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詔坐者賦詩召立本令寫焉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立本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坐賓不勝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學讀書今惟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甚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伎　王仲舒韋成呂洞輩為郎官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酒慕李藩名節強收致

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為訛言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

徐仲車為楚州教授嘗言事各有所主不得相侵如借書必白經諭有急故留門必白直學不敢自專也 呂氏雜録

仲車嘗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為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 青州人隐蕃逃犇入吴朱據郝普数稱蕃有王佐之才賔客盈堂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

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跡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王切責郗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歷時乃解三國志 按此條係裴松之注中語

梁蕭統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官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與之三副密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為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

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啟上云雅為太子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為嗣銜其前事猶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遣還鎮司馬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

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事奇邪之術君子遠之通鑑

梁賀琛奏今天下守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産不周一讌之資而賔主之間財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為吏牧民者致資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邱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虎傳翼增其搏噬

一何悖哉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輩故勉強而為之南史

雍州刺史武昌王渾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庚申廢渾為庶人徙始安郡遣員外散騎侍郎東海戴明寶詰責渾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南史

有貨玉帶者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

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腰止於賜帶王文正遺事下同　王文正公每見家人服飾似異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於車內易之不敢令公見焉　呂文穆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文穆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忿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　王吉為

昌邑王中尉而王好遊獵馳驅國中動作無節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憑軾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冐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王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然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

豈徒銜橛之間哉漢書

魏左將軍李栗性簡慢嘗對道武舒放不肅咳唾任情道武積其宿過遂誅之

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武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李脩尹京兆莊憲太后崩為山陵橋道使恃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至霸橋頓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橋北門壞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柱

皆懸因而殞壞所不及輼輬車者數步　韋昭博弈論云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事雌雄未決專精鋭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賔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舞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　顧覲之嘗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

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　温公曰凡觀書當先識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亦甚好後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為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　楊訓黎明侍坐胡文定先生目黎曰為士人當只知窮經問學不須及他事如賢前

所言誰又罵詈自家誰又道甚言語如此是自家身心都不理只了得與人閙爭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此物奚宜至哉萬一自家都是亦只得如此待人況罵詈長官親聞乃坐若聽人傳言是來譭賊之口有何窮也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韓魏公曰以之遇可以成功以以之不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叔乎又曰人情

微處須深體之若直用已以處所失多矣又曰君子操履須當精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也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不覺則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曾形言色也　有人問祁寬尹和靖先生尋常說今日政事向背當如何寬曰不曾說渠曰賢曾問否寬曰不曾問曰何故不問寬曰先生教人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安敢問也渠云孔孟何故說寛曰孔孟亦不曾說渠引孔孟之言寛曰此聖人在其位為司冦齊卿時說底至於答一時君臣問政皆時君大臣問政不得不告也觀孔子說底危行言孫及不謀其政氣象方其閒處必不說也曰如此則先生之學焉用寛曰然每教人必以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道必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論為國為天下必進賢退不肖信賞必罰極其本必以仁義孝弟則其論政亦大矣奚必指時事而言書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也一日舉似先生先生曰甚善甚善之祁居　田腴承伯云作官從人奏辟非但賔主便有君臣之義不宜輕也陳長方步里容談下同　龜山楊先生見子作許少伊哀詞云文字間甚能形容少伊但全篇大體似乎交前輩於前後輩之際甚嚴又云有美一人兮豐下而多髯此語固可見其儀形然黄魯直詩須得儋州禿鬢翁此逮乎不敬不可學也　郭逵為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邉逵知其必生邉患用備邉財賦

事連問牘移牒取商韶讀之怒形顔色擲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懐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損壊上不悟韶計不直逵言自後逵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談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為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往苟合干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恠不謂經此大變猶守舊聞如此等輩直

是不識濁淨其可責哉　韓魏公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夫謹家譜而心不忘于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祭祀
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絶為重琦自志于學每見祖先所
為文字與家世銘志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思
捜掇未始少懈時編歳緝寖以大備其所志先域之所
在雖距今百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
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歳時奉祀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
牒之不謹祖先文字不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

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兆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萊公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殁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歐陽公歸田録　杜祁公食于家惟

一甌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行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國家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禄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文正范公子純仁娶婦將歸傳聞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悦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爾汝者是相爾汝之小恩愛否曰須是壁立萬仞一介不以取

諸人方能如此孟子自有此氣象故説出此等話如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我所不為皆古之制一聞可使寡人得見之語便更不見大凡事不可放過才放過便受爾汝　胡文定問楊訓相知訓言楊宋臣愷悌君子既而宋臣受總司差權湘潭令大熱中之官遇疾而終訓請先生言於總司保任為歿於王事先生曰宋臣固可傷然凡事不必如此計較君子愛人以德使宋臣也決不喜為此等賢能教養其孤足矣　齊文宣帝怒臨漳令

嵇暟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為奴中書侍郎鄭頲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為奴者昕曰箕子為之奴頲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銜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昕方摇膝吟詠遂斬於殿前　蘇丞相子容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為譙縣簿謂其子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為一豪婦人所紿賢為公子不可不白但喻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其子白

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吾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蘇氏談訓

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貞得而奏之帝由是疎元海和士開復譖元海帝以馬鞭箠元海六十出為兖州刺史

峭直深刻之人明習法令所以檢護其身可使無過此其所長然卒用其所長以把持窺刺為心一二聽之褊廹不容或善其刻而用其深則必置人主於有過之地

士有負俗之累而其心坦明出於愷悌不肯欺負人主以賊其民與彼深刻之人相去萬萬豈可以有瑕之玉而置於碔砆之下乎取人於上者將何擇哉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數以公事辭人有强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別録下同　韓魏公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

意須常隱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每為平之以理歸于是而已雖好勝者亦自然不爭　韓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韓公在北門一屬官有小才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真許之他日或問之公曰某人但任術所為大不敦篤大中其弊　韓公為陝西招討時尹師魯與夏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

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静矣　韓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更不移成敗則任如此方可成務　韓公言王文正弟儌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皇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而復為善終亦不言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善其身則又何古人之不可及也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

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胡仁仲知言　今喜以直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偷而愧夫君子之篤敬　朱全忠嘗與僚佐及游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為車轂衆莫有應有游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更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　桓譚謂秦延君說堯典篇目

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相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可隨而踵之蹈覆車之轍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士才慳不能宏闡有愧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記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

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飲酒劉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疾其謟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快之　呂正獻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肉似怕腹中書兩句書于子舍之屏風家塾記　滎陽公居東萊揚州曹官廨舍所居無几案以竹繫架上置書冊器皿之

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呂氏 劉器之待

制云安世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叅政三人同起身

請教張曰觀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中間

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緩之一字如何張曰甚

事不因忙後錯了 嚴彭祖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

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以修小禮曲意事貴人

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

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

乎竟以太傅終漢書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内無乘馬者周宏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乃至尚書郎乘馬則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　惠穆公赴人飲食之約未嘗後到曰使主人望望然而客不至吾不忍也家塾記　大抵後生為學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

只要令精熟須静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須每日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須是孜孜就人不可自家先自放慢也然此是學之業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亦無不至矣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旁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

己力難仰他人矣舍人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柳文　張率作賦頌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

碁廢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善之意而賜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　李公擇尚書公家人嘗置聲伎孫中丞莘老不以為然榮公曰此莫是小節不孫中丞曰此一節不小

戒子通錄卷八

宋 劉清之 撰

母訓 戒子言

鄒孟軻母列女傳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學所至孟子自若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祖師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又曰孟子之少也嬉

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官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敬姜

魯公父穆伯之妻文伯歜之母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又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其友上堂從後降階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

名而數之

凡二事

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
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
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
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
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
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
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
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

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

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
今曰胡不自安以是忝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嗣也
又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絿絶左右顧無可使結之
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
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
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
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
其所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

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

楚子發母楚將子發之母子發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曰升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曰朝夕芻豢梁黍子發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

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與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軍士分

而食之甘不足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

師春姜魯人嫁其女三往而三逐以輕侮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笞之留之三年女奉守

節義終知婦道

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今爾驕溢不遜以見逐

曾不悔前過吾告汝數年而不吾用爾非吾子也

孟仁母　仁吳司空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仁大慙

汝為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也

嚴嫗　號萬石嚴嚴嫗子延年為漢河南太守冬月行屬縣刑戮囚徒流血數里母見責之曰歲餘

果敗

汝宣化千里不聞仁愛而殺人立威名豈為人父母哉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

矣去東歸掃墓地耳

陶侃母新淦人湛氏陶丹娉以為妾生侃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

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許善心母善心隋人母范氏善心至孔魚家魚令子紹新與之譚宴夜久方歸徹有酒容范氏泣謂曰善心再拜受教遂即閉齋讀書四年之中窺涉萬卷

汝是寡婦之子為俗所輕自非高才異行不可以求仕進孔紹新是當朝允子易獲聲譽彼宜逸樂汝須勤苦何地殊而相效乎

崔氏隋大卿鄭善果母善果父誠討賊戰死善果為郡或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泣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謂之曰 按善果滎澤人仕隋為魯郡太守歸唐為檢校大理卿此云隋大卿似誤

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洒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

加嗔怒心緣驕樂惰於公政内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君於地下乎

李景讓母景讓唐浙西觀察使有左都押衙忤意杖之而斃軍士憤且變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下而責之將撻之將佐拜泣乃釋之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

責子言　田稷子母齊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安所

得此曰受之於其下其母云云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宣王恱母之義捨之復其位

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誠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禮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違故交友親而相結固夫以匹士相與猶然況於受祿之臣乎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志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

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矣

問子言　雋不疑母不疑漢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還母輙問即不疑多有所出母喜笑飲食

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答子言　習氏吳威遠將軍李衡妻衡欲治生妻輙諫止之臨終告兒曰汝母惡吾治生故貧如此吾武陵龍陽洲有千頭木奴不仰衣食之給歲止疋絹亦足為汝曹計也兒具白母母曰

汝家失十戸客来七八年吾嘗疑之果汝父密遣種甘

橘也汝父常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株橘樹當封君家吾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彼豈所以貽子孫哉汝勿恃之

張鎰母　鎰蘇州人唐乾元殿中侍御史原令盧擬以公事呵責內侍內侍誣擬罪死鎰白母曰上疏理擬擬必免死而鎰貶官以為太夫人憂不言鎰負於當官敢問所安母曰云云遂奏之擬配流鎰貶撫州司戶　案鎰字季權一字公度河南人新唐書原令作華原令盧擬作盧樅

爾無累於道吾所安也

王義方母　漣水人唐侍御史欲彈李義府先白其母母曰

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心以事君吾死不恨

戒子言　董昌齡母

昌齡事吳少誠元濟為郾城令母曰云云昌齡乃以城降憲宗喜賜緋魚昌齡謝曰此皆老母之訓蔡平楊氏幸無恙封北平郡太君

逆順之理成敗可知賊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無以老母為念汝為忠臣吾無恨矣

孫氏

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適虞忠生潭為晉吳興守假節征蘇峻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貿其所服環佩以為軍資戒子曰

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

崔元暐母 唐益州都督博陵崔元暐之母盧氏戒元暐而元暐遵奉以清謹稱

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官者有人来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来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

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

陳夫人 陳氏新淦人淳化中判三司磨勘贈太保新喻劉公諱式之夫人下蔡令立本職方郎中立言主客郎中贈太傅立志秘書監贈少師立德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贈金紫立禮之母也太保公沒夫人戒五子曰

先夫秉清潔之行惟有書數千卷命之曰墨莊今貽汝

輩為學殖之具能遵是訓則吾子也

何氏名臣傳陳堯咨母

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出守荆南回毋何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道必有異政汝有何效堯咨曰稍精於射何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伎豈汝先人之意邪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戒女書　李氏余先妣長垣趙夫人諱琳字彦章手書且跋云李氏戒女書親授之

於父兄雖愚鄙不能如其教然朝夕覧之未嘗去手建炎己酉渡江遂亡其本不復盡記惜哉李氏者今不知其名

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明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易著牝馬之象詩有關雎之興夫孝敬貞順専一無邪者婦人之紀綱閨房之大節也昔冀缺妻饁田相敬如賔梁鴻婦進食舉桉齊眉書之方册賢者以為有禮凡人謂之怕夫何其謬也

貧者安其貧富則戒其富貧不自安者恥貧而廣求求

既不得怨由兹生室家相輕恩易情薄富而不戒則夸勝之心生凌慢之容既彰和柔之色安在棄和柔之色作嬌小之容是為輕薄之婦人　藏心為情出口為語言語者榮辱之樞機親疎之大節也亦能離堅合異結怨興雠大者則覆國亡家小者猶六親離閒是以賢女謹口恐招恥謗或在尊前或居閑處未嘗觸應答之語發謟諛之言不出無稽之詞不為調譃之事不涉穢濁不處嫌疑

告子言　叔向母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云云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余何愛焉

臣等謹案劉清之此段所引左傳汝弊族也之下刪去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三句其所註又不明晰前後文義幾至不可曉仰蒙

御製書事文辨正其誣所以存人心世道之公為萬世

褒貶之法恭錄

御製文冠于卷端並識於此

謂子言 李絡秀晉安東將軍周浚妾生顗嵩謨顗等既長絡秀謂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

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等不與我家為親者吾亦何惜餘年

宋氏晉韋逞母宋氏逞為苻堅太常號母宣文君就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周官學復行于世初宋父謂女曰 按此與下庾袞二條供宜移在下劉氏之後

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于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

王孫賈母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事閔王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母謂賈曰云云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從者四百人與之殺淖齒

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歸乎

別子言　范滂母滂字孟博漢汝南功曹滂坐黨人被收其母就與訣母曰云云滂跪受敎再拜而辭

汝令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戒兄女言　庾袞字叔褒晉后族孤兄女芳將嫁袞刈荆苫為箕帚集諸子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

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勉子言　劉氏何無忌母牢之姊也牢之為桓元所害劉氏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定誅劉氏書勸勉無忌

桓元必敗義師必成汝能如此吾雖恥雪矣

女戒　荀爽字慈明漢司空文類聚作魏荀爽

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陽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

知必為灾傳毋不來遂成于灰春秋書之以為髙也

女訓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漢末左中郎將女訓訓戒子凡三章

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修其心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髪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則思其心之整也　又

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問曲名則捨琴興答曰某曲坐若近則琴聲必聞若遠左右必有贊其言者凡鼓小曲五終而止大曲三終而止無數變曲無多小曲尊者之聽未厭不敢早止若顧望視他則曲終而後止亦無中曲而息也琴必常調尊者之前不更調張私室若近舅姑則不敢獨鼓若絶遠聲音不聞鼓之可也鼓琴之夜有姊妹之宴則可也　又戒子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庸夫之子可至于三公苟不善則王公

之子反為庶人是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信矣哉

班昭字惠明扶風班彪女同郡曹叔妻也作女戒七章以戒諸女

古者女生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葢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為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為執勤也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齋酒食以供祖宗是為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壞按廢壞漢書作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

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亦蔽于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于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

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言語既過縱恣必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有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

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説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

謂也　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
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
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戒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
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
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
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
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任意入
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

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柰何固莫尚于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婦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

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顔子貴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聦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内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叔妹者體敵而義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接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

之人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隣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毁譽布於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程曉 字季明魏黄門侍郎大著文章多失亡存者不十一 按曉東阿人

婦人四教以備為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容惰則邪僻生矣婦功簡則織紝荒矣故禮有公宮宗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則表見於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李晟 字良器唐功臣當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叱之遂不視而遣還家

爾有家況姑在堂婦當奉酒醴供饋以待賓客

戒公主 太祖皇帝 類苑魏成信言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張橫渠（載字子厚郿縣人熙寧同知太常禮院作女戒九章章四句付呂氏女盈）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常命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克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無然

皐皐無然訿訿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草爾焉作儀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雍酒食是議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玉爾奩具案爾澡絢枕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室爾勿從室遜爾提提爾生引逸